韓世昌演《遊園驚夢》

陳 均

文化什錦

自韓世昌在北京走紅後，經「北大韓黨六君子」中的顧君義聯繫，吳梅也來看韓世昌演的《琴挑》，頗爲賞識，於是韓世昌便拜吳梅爲師。一九一八年夏，在大柵欄杏花村飯館舉行拜師禮，請了崑弋班伶人外，還有趙子敬等曲家。

拜師宴上，吳梅非常高興，原本他就嗜酒，每天必喝一斤黃酒，那天他豪飲五、六斤黃酒，還當場作了一首曲子，將宴會上的客人的名字都嵌進去，並立即打譜歌唱。

幾年間，吳梅教了韓世昌《拷紅》、《寄扇》、《吳剛修月》，以及《牡丹亭》中的一些戲。據韓世昌回憶，學戲非常苦，因爲韓世昌白天要演戲，學戲只能在晚上，每晚七、八點從住處走去吳家，十一、二點學完再走回家，至家已是半夜一、二點了，往返三十多里，爲省錢不坐洋車，全憑雙腳。有一次回家路上，已是夜深，驟遇暴雨，走在路上連避雨的地方都沒有，只得蹲在牆邊邊淋雨邊哭……

彼時，趙子敬在京中教曲，也在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任崑曲導師，經吳梅介紹，韓世昌也向趙子敬學曲，學了《折柳陽關》、《掃花三醉》、《跪池》、《三怕》、《癡夢》等戲。爲了學戲，韓世昌和趙子敬都從各自的住處搬到打磨廠德泰皮店住，韓世昌因此也免除了遠途之苦。

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下旬，韓世昌首演《遊園驚夢》，盛況空前，《遊園驚夢》爲《牡丹亭》中最著名、亦是最常演之一折，但在彼時之北京，已是多年未演。這一年梅蘭芳、韓世昌、袁寒雲等人相繼學演，從而使《遊園驚夢》一折又流行起來。

當日趕來觀劇的張繆子記曰：「韓伶扮杜麗娘，行頭甚鮮艷，唱工做派，日見進步，遊園時之身段，尤柔曼婉妙，歌衫舞扇，掩映動目，同座陳君，亦精崑曲，極致讚美……季鸞謂此乃天樂園中最漂亮之一齣戲，洵然。」

不過，在唱《遊園驚夢》時，韓世昌還有一樁爲難之事：因這齣戲，他向吳梅、趙子敬都學過，唱到「沒揣菱花偷人半面，迤逗的彩雲偏。我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」時，吳梅教他唱「迤」爲「移」音，趙子敬教他唱「迤」爲「拖」音。所以韓世昌只好在吳梅面前唱「移」，在趙子敬面前唱「拖」。因之後來就出現了一則逸聞，就是韓世昌在演唱《遊園驚夢》時，吳梅和趙子敬都來觀劇，此時韓世昌是該唱「移」還是「拖」呢？

這則逸聞說到：韓世昌選擇了唱「拖」。吳梅大怒曰「孺子不可教也」，從此不再給韓世昌教曲。

但終究這也只是逸聞罷了。由於韓世昌得到著名曲家吳梅與趙子敬的教曲與訂正，擺脫了「怯崑腔」之譏，聲名大振，超過了此時崑弋班中他最強勁的對手白玉田，成爲「崑曲大王」。

人生在線

偶作

周 南

筋力餘多少，唯知懶上樓。
緩行猶畏跛，入海尚能浮。
身作伏轅驥，心同不繫舟。
百年眞鼎鼎，萬事總悠悠。

註一：元人段克己句：「停車伏轅下，骨斷筋力折。」

註二：莊子《列禦寇》：「巧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飽食而遨遊，泛若不繫之舟。」

說「棒棒」

柏 樺

文化經緯

「棒棒」是指挑夫或搬運工，外國人叫coolie（苦力），此英文詞由中文的發音轉譯過去。有關「棒棒」的前身「苦力」，外國文人說得很多，也說得有趣，這裡特別選來毛姆（W.S.Maugham）《做牛做馬》一文，來看看這「苦力」模樣：

「當你在路上看到挑着擔子的苦力時，最初看去，那形象頗為悅目。他穿一身破爛的藍褂子陪襯周圍的景色，那藍色斑斑駁駁，有靛青、青綠乃至乳白色天空的青灰，種種藍色畢具。他吃力地走在水田間狹窄的田坎上時，或登上綠茵茵的山坡時，看起來與景色配得恰到好處，十分協調。他的衣着，不過一件短褂，一條褲子；即使他曾經有一套衣服，剛穿時是完整的，可是，到了要補的時候，他卻從未想到要選一塊顏色相同的布料來補。什麼湊手就用什麼。頭上戴一頂草帽遮蔭擋雨，那草帽像一個滅燭器，邊兒寬得不近情理。

當你又看到一長溜苦力，肩上挑着擔子，擔子上一頭吊着個大包，一個接着一個走來時，他們也構成一幅宜人的畫面。看着他們映在水田中的倒影匆匆而過，很有意思。他們在你身邊走過時，你也會看看他們的臉。要是你腦子裡還沒想到灌進這種成見，認為東方人不可理解，你會說那些臉很善良、坦率；當你又看見他們在路邊土地廟旁的榕樹下，歇下擔子，高高興興地抽着煙閒聊，如果你試着挑過他們那副一天要挑三十多英里的擔子，對他們那樣的耐力和毅力，不由你不感到讚佩。可是，如果你向中國的老居民談到你對苦力的讚佩之情，他們會認為你有點荒唐。他們會寬容地聳聳肩告訴你，苦力就是牛馬，祖祖輩輩挑了兩千年擔子，因此，要是他們挑得輕鬆愉快，是不足為奇的。你自己也能看到他們的確從小就開始挑擔子，因為有時你會碰到肩上墊着肩墊、挑着沉重的菜籃子、搖搖晃晃地走過的孩子。

那天，時間不早了，天氣漸漸熱起來。苦力們脫下褂子，光着膀子趕路。有時，一個苦力暫時歇下擔子，但扁擔不離肩，因材施教不得不稍稍哈着腰，這時，你看到他身上那可憐的勞累的心臟在肋骨間跳動；那心跳，就像在醫院的門診室裡看到心臟病的某些病例一樣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叫人特別難受。你再看看苦力的肩背，扁擔長年累月，日復一日地壓在肩上，已經壓出深紅色的印子，由於跟扁擔磨擦，有時甚至蹭破皮，傷口老大也不上藥包一下；可是，最令人驚奇的是，他們身上似乎出現畸形，在壓扁擔的地方往往像駱駝似的鼓起一塊，彷彿大自然有意要讓人類適應他所受的這種虐待似的。不管急劇的心跳、難忍的傷痛，也不管風雨交加、烈日炎炎，他們沒完沒了地走啊，走啊，年復一年，從早走到晚，從幼年走到生命的盡頭。你看看那些老頭，身上沒有一點脂肪，一身皮乾巴巴的，鬆鬆垮垮地蒙在那把骨頭上，小臉上滿是皺紋，像猿猴一樣，頭髮稀薄、斑白；他們挑着擔子，踉踉蹌蹌，快走進他們就要在那裡長眠的墳墓了。可是，苦力們仍然側着身子，邁着似跑非跑的快步，眼睛瞧着地上，選擇落腳的地方，臉上掛着緊張不安的神色。他們這樣趕路時，你再也不能從中看出美妙的畫面了。他們的勞累使你感到壓抑。你心裡充滿了愛莫能助的同情。」

在中國，人就是牛馬。

「一輩子受累受苦，匆匆地走完一生，而無法終止人生這一行程——豈不可嘆？一輩子不停地勞動，在世時也未享受過勞動成果，便筋疲力盡，突然死去，自己也不知道會死在何方——這豈不正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原因嗎？」

那位中國神秘主義者寫過這樣一段話。

（毛姆：《做牛做馬》，《現代英國散文選》，重慶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。）

有關對中國苦力的工作狀況（尤其是苦力在四川、重慶一帶的負荷狀況），更爲詳盡的記述，可見莫理循（George Ernest Morrison）的忠實記錄。苦力之後，自然是棒棒，用這棒棒二字來說苦力，的確太過形象了。衆所周知，「棒棒」這個新詞的流行是因爲一部曾在（至今仍在）重慶與四川熱播的電視連續劇《山城棒棒軍》。在重慶的大街小巷，人們四處可見這些手持棍棒的「棒棒」，他們或站或走，隨時聽候僱主的召喚，只要聽得一聲「棒棒」的呼叫，他們就迎上前去，迅速地開始了運輸工作，即肩挑背扛的勞作。這些「棒棒」全數來自農村，他們湧入重慶賣力氣，僅僅是爲了討生活，如何討？按重慶人的形象說法，就是「在血盆裡抓飯吃」。

那麼七十年代的「棒棒」呢？當然，七十年代還沒有「棒棒」這個詞；那時，我們叫這樣的人爲搬運工（這是典型的毛澤東時代的詞彙，需知工人可是那個時代的第一階級哩；而挑夫卻是舊時用法）。我的確認識幾位那個時代的「棒棒」，其中一位我曾在《水繪仙侶一六四二——一六五一：冒辟疆與董小宛》一書第四十三頁有所展覽，在此抄錄一小段：「我的一戶鄰居，是一位小學教員，一直獨身帶一約八歲的小女兒生活。有一天，一個兩手空空的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。他是一位搬運工，有一副說得過去的身體及很深的感情。聽人家說他是一個剛被勞改釋放的政治犯，頗有些神秘。他與那女教師生活得非常沉默安靜。不久，這個女教師的肚子大了，她那搬運工丈夫，一下班回來就屋裡屋外地忙。當時我最歡喜看他在屋外鍋裡煎魚，手段是那樣細膩乾淨，又不說話，人很整肅，我似乎忘了他是一位搬運工。如今我寫《水繪仙侶》，才突然悟到，他那時可是熄滅了多少理想，只悄悄地並認眞地與那女教師做一份人家呀。」這另一位就是《一瞥》中寫到的搬運工了，此人我更熟悉，他叫王宗毅。他是一個愛讀書且有些浪漫的理想青年。由於出身不好（父親是歷史反革命），他不被允許讀大學，年紀輕輕就當了搬運工。一開始認識他時，我就覺得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味道，但又找不出這特別的原因，只是被他莫名其妙地吸引。後來我的初中一年級同學顏其超告訴我，他最崇拜的人是金日成。再後來，我也專門問過他，爲什麼喜歡金日成？他說金日成走路的樣子很好看，有美感。聽他這麼一說，我自然是豁然開朗。的確，他走路幾乎與金日成一模一樣：兩手朝後輕擺，肚子向前大方地挺起。當然，他沒有金日成那麼胖，但也不瘦，加上常年模仿，還眞有些金日成的風度了。這位棒棒（姑且改一個口，不叫他搬運工了）也結了婚，老婆的美與之旗鼓相當，但二人吵架打架是常事，我就經常看見他臉上被指甲抓出的道道傷痕；但他又無所謂，工作之餘，仍像金日成那樣穩穩當當地走着，面貌也盡量在和平從容中顯出金日成的味道。

交尾中的斐豹蛺蝶 黃康華（攝）

繽紛華夏

短詩記全國

黃炘強

中國幅員廣闊，在內地工作，做生意常常要穿州過省，而交稅，常常更要與各地的地方稅局打交道，了解內地的行政區域，對熟悉內地交通地理環境，了解客商、供應商的背景大有幫助。

所以在教學中，每每要求同學記住中國有二十二個省、五個民族自治區和四個直轄市。

怎樣才能記住這三十一個行政單位的名稱呢？筆者受到傳統的中醫《湯頭歌》和農村常用的《二十四節氣歌》的啓發，用二十八個字，寫了一首短詩，很快你就能夠記住中國的三十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名稱了：

山河湖海雙三江，
疆藏蒙回壯粵滇。
京津滬渝遼吉黑，
陝甘黔閩蜀皖全。

首句應該讀成：山、河、湖、海、雙，三江。也就是說，山、河、湖、海都是「雙」的，也就是都有兩個。即：山東、山西；河南、河北；湖南、湖北；海南、青海。「三江」就是說有三個「江」，即：江蘇、江西、浙江。這七個字代表了十一個省。

次句頭五個字代表五個民族自治區，即：疆——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；藏——西藏藏族自治區；蒙——內蒙古蒙古族自治區；回——寧夏回族自治區；壯——廣西壯族自治區。後兩個字，代表廣東和雲南兩個省。「粵」是廣東省的簡稱；而「滇」則是雲南省的簡稱。

第三句前四個字代表四個直轄市，分別是：京——北京市簡稱；津——天津市簡稱；滬——上海市簡稱（上海另一簡稱是「申」）；渝——重慶市的簡稱；後三個字，代表東北的三個省，慣稱「東三省」；遼——遼寧省簡稱；吉——吉林省簡稱；黑——黑龍江省簡稱；

第四句，首六個字代表六個省，最後一個「全」字表示齊全了。即：陝——陝西省簡稱；甘——甘肅省簡稱；黔——貴州省簡稱；閩——福建省簡稱；蜀——四川省簡稱；皖——安徽省簡稱。

我們在閱讀報刊、收看電視新聞、收聽電台廣播節目時，常常聽一些中國區域的習慣稱呼，如東北、華南等，原來也有相約俗成的習慣，內地人士或者熟悉中國國情的港人，一聽就知道說的是什麼地方：

華北，或稱華北地區。即指：河北、北京、山西、陝西、甘肅、天津；

華中，或稱華中地區。即指：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河南；

華東，或稱華東地區。即指：山東、江蘇、上海、浙江；

華南，或稱華南地區。即指：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海南；

東北，或稱東北地區。即指：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。又稱東三省。

西南，或稱西南地區。即指：四川、重慶、貴州、雲南；

塞外，指：青海、內蒙古、新疆(又稱大西北)。

如是我見

情繫土地

張運濤

我的父母都已經快七十歲了。在並不遙遠的老家，他們倆還耕種着二畝田地，播下玉米、大豆、花生，秋高氣爽正是收穫的季節。而每年的這個時節，女兒、妻子，我們一家五口，邊勞作邊談些工作中的事情，再在休息時躺在地頭的林蔭下聽女兒講家裡的故事，是父母最爲愜意和滿足的時刻。

父母一生離不開土地，曾讓他們在城市居住過一段時間，可他倆卻輪流生病，回到老家，老院兩棵茂密的柿子樹，兩隻山羊，三隻小貓，一群母雞，熱鬧着他們心安。

像從前一樣，土地裡生產什麼，我們總是最先品嘗。新鮮的玉米、剛長成的紅薯，新剝出的花生，父親會坐上班車，絲毫不差地捎來。而我，工作中有了不如意，也會開車回去，聽聽父母的良言；然後再在莊稼地裡站一會兒，望望遠方，再返回的時候，心裡便好受許多。

土地永遠不會停歇，就像父母一生的勞作。春天的小麥，夏天的玉米，一茬一茬，由幼苗慢慢成長，長高了，拔節了，變黃了，收穫了，然後又開始新一年的輪迴。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，鋼筋叢林的城市，一個農村長大的孩子，做人太難太難。然而看看平實的土地，茂密的莊稼，熱鬧的收穫場面，農民勞作的艱辛，一切的委屈，便不算得委屈。

自農村長大，身上沾染了許多農村的習俗，吃飯時喜歡蹲着，喝水喜歡喝涼的，最喜歡吃的永遠是蘿蔔粉條下面那幾小塊豬肉，吃苦受累再多也咬着牙不吭一聲。土地上長大的孩子，一生便不喜歡虛假，踏實純樸，是刻在骨子裡的。

父母在，不遠遊；父母不在身邊，一定要二十四小時開着手機。我這樣告訴身邊的朋友。父母慢慢老了，自己已經成爲兩個家庭的支撐，不敢懈怠，更不敢放縱。女兒小，但我從來不袒護或者溺愛，所有的農活，只要她力所能及，我都讓她去做，勤奮，永遠是做人最寶貴的品質之一。

父母歲數大了，所有的願望，我都盡力滿足，想出去看看，我請假開車幾百公里，看病檢查我把他們當成孩子，他們高興，是我最大的快樂。春種秋收，年復一年，土地告訴我，要滿足，只管耕耘，莫問收穫。土地還告訴我，施肥除草，不敢懈怠，要辛勤管理，「土地是長着眼睛的」。土地是父親母親，土地是女兒愛人，這一生，不管走到哪裡，捨不下忘不掉的是那長着矮矮棟樹的那塊土地。

人與事

滄海與一粟

高慧娟

父母的愛是大海，哪怕子女傾盡全力回報，那也只是一粟，微乎其微。

小時候，總以爲自己很能幹，早上要起床上學，自己買個鬧鐘定時。哪知過了幾天，不是睡得太沉，就是聽見鈴聲也按下繼續睡，遲到好幾次。後來仍舊是母親準時喊我起床。小孩子會賴床，母親也不催我，而是幫我先穿上襪子，再輕聲細語地給我說早上要吃什麼，別吃得太快，要噎着的。冬天的晚上，她也每天走到我的房間，把我蓋好的被子兩邊、腳邊再按緊，不讓我的手、腳受到一絲涼氣的侵襲。長大後，入夏時，我經常有內熱，嘴巴老是潰爛，就想吃母親做的蒸豆角等。母親把豆角用清水洗過，瀝乾一些水分，加上麵粉，並放進適量的鹽，最後放在鍋內篦子上潮濕的棉布中，起火加熱十來分鐘。在等待豆角蒸熟時，母親還時不時理一理圍在鍋蓋邊緣的一塊浸濕的棉布，以防蒸氣漏出。父親呢，就要調製佐料了，戴着一副老花鏡剝蒜呢。他把蒜高高地舉在眼前，仰着頭細看，可那眼鏡卻似快要滑落下來了，他卻不管不顧。只因孩子說過吃蒜頭時要剝乾淨，那層薄膜吃多了，眼睛一直霧蒙蒙的。父親在用心剝那夏季新蒜頭上又濕又滑的黏膜呢。然後搗碎，可時不時有碎蒜蹦出蒜臼，要再收拾進去。二老都不怕麻煩啊。我會趕緊一起做。

工作了，一次因有要緊事和七十六歲的父親去姐姐家。父親剛做過老年白內障切除手術，眼睛恢復得不好，感覺很澀，看東西也不夠清楚。那時我因不小心，碰傷了腿，好在不嚴重。在購票時，買到了兩張卧鋪票，一張是下鋪，另一張是上鋪。

晚上要休息了，我要到上鋪去，可父親堅持他睡上鋪，他是在擔心我的腿傷，怕我爬上爬下不方便。可有眼疾的老父親，您這樣，不也危險嗎？我非要上去，父親用那嚴肅的神情要求我坐在下鋪，不要動，也不要爭辯了。父親脫下鞋子，一隻腳慢慢踏上去，雙手握緊扶手，佝僂着身子往上移。我看看旁邊的人，實在不好再說什麼，可就是想流淚。

父母已是古稀老人，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想的仍是照顧孩子，那怕孩子年歲也老大不小了。我們要怎麼做？

天南地北

攀岩高手蝦虎魚

王 香

嚇人一跳啊，魚能攀岩？這是眞的。魚的臉型有點兒像老虎，那小身段兒，纖弱得倒眞像蝦族呢，如何攀岩的呢？

傳說，老龍王徵集魚族對自己壽命的意見。魚們有的說三年夠了，有的說五年足矣。蝦虎魚卻脫口而出：「我長得快，一年一尺，十年一丈，三十年趕上老龍王！」龍顏大怒：「你就當年生當年死吧！」今天的蝦虎魚，就成了壽命最短的脊椎動物。但它虎威猶在，仍有着鯉魚跳龍門的宏偉心願呢。

蝦虎魚眞的是當年生當年死。科研發現它們最多只能活五十九天。雌魚出生二十五天就能產卵，雄魚負責保護魚卵免受攻擊。還有，它們身長一般一至二厘米，最多不超過十厘米，是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動物之一。

蝦虎魚基本生存於熱帶淺海環境裡，珊瑚礁、海草牧場，以及河流下游等的洞穴和泥沙中，少數種類可完全適應於淡水環境。它們最突出的特徵是，腹鰭可以愈合成一吸盤狀，能吸附在岩石上固定身體，防止被急流沖走。可小不點兒幹出的事情，會令大魚、大人們都望塵莫及，嘆爲觀止。也許是出於獵奇心理，也許是被海裡的大魚追殺得無路可逃，小小的蝦虎魚，就靠着小小的吸盤，離開大海的懷抱，逆河流而上，遇到巨石或陡崖，就攀岩，攀岩，再攀岩，要去尋一方世外的桃源。

看哪，它的吸盤，緊貼着石壁，胼手胝足，頭尾緊湊，向上蠕動。要呼吸，所以它的嘴一張一翕，承接着順流而下的溪水。又一些勇敢的同伴，緊隨其後，毫不示弱，蠕蠕而上。因爲緊貼石壁，速度又慢，顏色又和岩石融爲一體，你會以爲，它們是岩石上一道道的石棱而已。可是，它們分明在一毫一厘地前進着。

只能一毫一厘地前進呀，因爲溪流很急，不小心就會被當做雜草沖瀉下去。還有高處濺下的滴滴水珠，分明是炸彈一枚枚，炸到頭上，不傷也得暈。可是它們依然堅挺着頭顱，努力攀登。只能一毫一厘地前進呀，因爲崖壁常常是直上直下九十度，稍微一馬虎，就會失足成恨，跌到原點。弄不好，會和亂濺的水珠兒一道，粉身碎骨！可它們卻沒有一條原路退回。

好容易爬到一處凹陷處，小蝦虎魚趕忙打住休息。眞是後無退路，前途又渺茫啊。眞想送上一方手帕給它搽搽汗。可它們眼前晃動的不是手帕，是不小心跌落下來的同伴，「忽」地一條，「忽」地幾條，「紛墮如落葉」。可稍作休整，這小不點立馬啓程，一方面，它要珍惜體力，不打消耗戰；另一方面，它得給後來的同伴們騰出休息的地方啊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不達目標不罷休的蝦虎魚啊！

終於，一條蝦虎魚攀到了那斷崖上，尋到了夢中的大水潭。小蝦虎魚迫不及待地暢游起來。果然，這裡水源充足，食物充足，陽光充足，無風無浪，環境優雅，寧靜，清澈。無限風光在險峰啊。優哉游哉，勝利登頂的它們，重新組成了大家族，繁衍着生息着。汛期到了，山澗裡一場洪水傾瀉而下，小蝦虎魚的別墅被掃蕩一空，後代們又被送歸到了大海。但祖祖輩輩跳龍門的美夢，一直被它們用行動踐行着。所以，至今，一代代的蝦虎魚，還在那極限的五十九天生命歷程中，爭做攀岩的高手，且常常能找到那失去的樂園！